

董峯鍾

銘文十家書中二月商城攝造

傅斯年圖書館藏銅器全形拓



戎起

動武鋪

用吳疆

末

鐘名文為夏文之始 硯山汪聲記



此鐘奇古是商初之器... 吳末後云... 曰振動... 切於... 治自...

陳昭容 黃銘崇 袁國華

(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)

定象

全形拓，又稱器形拓、立體拓、圖形拓，大約於清代乾嘉以後出現。由於當時照相技術仍未普及，而一般平面的傳拓以及線描版刻等方法，未能滿足收藏家的需要，全形拓的技術乃應運而生。傳拓的方法是：首先挑選最能表現該器物特徵的角度，然後用鉛筆在綿紙上畫出「⊥」形圖以表示器物的水平線和垂直線，再在「⊥」形圖上標出器物的高度、寬度點，並使兩點延伸呈現器物的方格形，然後在方格上標畫出器物各部份的具體位置，並表示出近大遠小的器物透視關係。最後按圖上繪出的部位，在所拓器物上，分若干次上紙上墨，逐段拓出花紋，再修飾邊緣以完成全形拓。全形拓可整紙裱拓，亦可分部傳拓、剪裁拼湊而成，兩者各有優點。^❶

由於全形拓乃綜合運用素描、裱拓、剪紙等技巧，是一門不易掌握的專業技術，再加上全形拓技法正邁向高峰期之際，照相、石印、珂羅版印刷等新興技術紛紛傳入中國，使得這項手藝成為絕學，因此全形拓的傳世品極稀，值得我們特別珍惜。銅器全形拓，以先秦文物為主，除銘文外，亦保存器物的真面貌，可謂藝術價值與學術價值，兼而有之。但是，部份全形拓有偽作和仿作的情況，偽作者固無足道；而仿造者，因為是按照實物摹製而成，器、銘二者或有所據，雖不能與原物、原銘等量齊觀，祇要小心查證，亦有可供學術研究參考之處。至於真器真銘、印章題記，往往提供學者獨特、難得的研究線索。

壹、整理全形拓的迫切性和重要性

銅器全形拓的年代，有早至乾嘉時代者，晚者也是清末民初之物，距今也有百年以上的歷史，以年代論之，已稱善本。這些時代久遠的紙上材料，由於過去的紙張保存技術不足，或保存環境不理想，多少有些毀損，或受潮發霉，或紙張變黃，產生斑點，尤其嚴重者乃為蠹蟲蛀蝕，令原件面目全非，難以復原。況且銅器全形拓雖然有文字記其技術，但實際上已成絕學，若拓片不能妥善保存，或以其他方法存真，則拓片的數量，恐怕會日益減少，更不用說增加了。有鑑於此，銅器全形拓的整理與保存，無庸置疑，是刻不容緩的工作。

銅器全形拓，除了部分偽作與仿作者外，製作精良的作品，其功用與相片相差無幾，一件銅器全形拓就等於是一個銅器器形檔案。傳統的金石學研究，多偏重銘文考釋，往往忽略了銅器器形的作用與重要性，銅器全形拓正好在這方面，提供了難得的圖像材料。

❶ 參考陳介祺《傳古別錄》（台北：世界書局，1962年），《北京圖書館藏青銅器全形拓片集》〈序〉（北京：北京圖書館出版社，1997）。

此外，銅器全形拓因傳拓不易，兼有藝術及欣賞價值，學者藏家往往視為珍寶，題記其上。這些題記內容提供了器物的出土地點、收藏者、流傳情況等資料，對於傳世銅器的認識與研究，有莫大裨益。

最後還應注意的是，雖然銅器全形拓祇是研究銅器學以及藝術史等學科的輔助資料，但不要忘記了銅器全形拓本身就是一項藝術品，正當這種絕技失傳之際，想辦法保存這些極為珍貴的藝術遺產，就顯得格外的重要。

貳、傅斯年圖書館藏銅器全形拓特色

蒐藏銅器全形拓的公家單位，就目前所知，以傅斯年圖書館、國家圖書館以及北京圖書館等最為大宗。傅斯年圖書館蒐藏銅器全形拓超過一千兩百件、^②國家圖書館七百二十件，^③以及北京圖書館七百多件。^④此外尚有私人蒐藏，惟數量多寡，則未聞其詳。

本所金石文字拓片係傅斯年主持所務時刻意收藏，《史語所檔案》，保存了傅先生與所中前輩收購、交換及請求贈與金石拓片的往來書信資料，例如徐中舒聯繫收購劉體智《小校經閣金文拓本》；容庚聯繫介購《三代吉金文存》及孫伯恆藏拓；徐中舒、馬衡聯繫《薛氏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》；趙萬里聯繫《簠齋金文拓本》等，為保存人類共享的文化遺產，他們的用心令人感佩。

本所藏全形拓之來源，以1932年劉體智慨然捐贈《善齋藏器全形拓》四百三十件最為大宗（《史語所檔案》元370-7-6，1932年7月29日）【見圖版一】。這些藏品都經過名家收藏，品質極佳，特別是其中不少為著名拓工親手拓製，慎重蓋印者，更為精品，例如「紂丁手拓」「希丁手拓」「甲子孟冬紂丁拓于閩縣羸江」「金谿周康元手拓金石文字」「王秀仁手拓」「郟陽馬子雲手拓金石」等，這些拓工皆為一時之選。拓工的技巧高下，對拓片品質影響甚大，在全形拓中，除了平面的銘文外，還講究光線明暗、器體厚薄，更須注重立體的花紋及器物整體造型，拓工之良窳，更是高下立現，優劣分明。以周康元為例，他一生以篆刻摹拓為業，為了製作全形拓，曾特別參加畫法研究會學透視圖。全形墨拓術自陳介祺《傳古別錄》開其端，至周康元可說集其大

② 傅斯年圖書館所藏全形拓仍在清理中，這個數字是截至目前整理出來的件數，不包含全部的兵器、漢以後的器物及車馬器。

③ 國立中央圖書館特藏組編輯《國立中央圖書館拓片目錄》〈金石部份〉，臺北：國立中央圖書館，1990。

④ 北京圖書館金石組編《北京圖書館藏青銅器銘文拓本選編》（北京：文物出版社，1985）收錄270件；《北京圖書館藏青銅器全形拓片集》（北京：北京圖書館出版社，1997）收錄713件。

成，陳邦懷曾評其全形拓云：「審其向背，辨其陰陽，以定墨氣之深淺；觀其遠近，准其尺度，以符算理之吻合。君所拓者，器之立體也，非平面也，前此所未有也。」⁵本所藏全形拓中，周康元手拓精品極多，甚為可觀。

參、傅斯年圖書館藏銅器全形拓的整理

從八十四年中開始迄今，金文工作小組共整理銅器全形拓1239件，分別如下：

- 一、吳式芬所藏金石拓片共十三件；
- 二、善本軸裝共一百六十件；
- 三、金文拓片全形共五十五件；
- 四、小校經閣金石文字共三件；
- 五、善齋藏器全形拓本共四百五十件；
- 六、謚齋金文拓本共三百二十八件；
- 七、大興馮氏玉敦齋吉金全拓共三十五件；
- 八、北平孫氏讀雪齋藏器拓本共七十一件；
- 九、雪堂藏金文共四件；
- 十、簠齋積古金文共二十三件；
- 十一、彝器全形拓共三十件；
- 十二、阮氏家廟藏器共四件；
- 十三、清國子監文廟大成殿彝器圖摹本共十七件；
- 十四、故宮博物院器形拓本共二十二件；
- 十五、商周銅器全形拓本共二十四件；

合以上十五項，總數共一千二百三十九件。這是截至目前的清查結果，其中如《小校經閣金石文字》、《雪堂藏金文》等書因數量龐大，尚未整理完畢。

過去本所保存全形拓以維持收藏時的原狀為主，並未做積極的處理，其中部分是卷軸、部分是折疊、部分散在冊頁中，長時期下來，都難免有些損傷。經過金文資料庫工作小組整理定名、核對著錄之後，由圖書館善本室送交專家托裱，平放收藏在防蛀的檜木櫃中。目前正做掃描處理，建立電子檔，以減少翻閱原件造成的傷害。

⁵ 史樹青〈悼念周希丁先生〉《文物參考資料》1952年3期，頁60。

肆、銅器全形拓出版著錄

由於大量收藏全形拓的機構不多，過去專門著錄全形拓的專書極稀。民國以來出版的金文或青銅器著作，間有收錄銅器全形拓的，早年有《夢坡室獲古叢編》^⑥及《澗秋館吉金圖》，^⑦著錄青銅器器形及銘文，器形以全形拓展示。《夢坡室獲古叢編》的全形拓品質不精，而且偽器甚多，不勝枚舉。《澗秋館吉金圖》係閩縣陳寶琛藏器，由孫壯編輯，羅振玉為序，全形拓由金谿周康元（紂丁）所拓，共收殷周彝器47件，器多精審，拓片亦佳。^⑧唯經過縮印以及印刷，品質不如原拓遠甚。

嚴一萍先生編《金文總集》、^⑨巴納、張光裕先生合編《中日歐美澳紐所見所拓所募金文彙編》^⑩等，亦收錄了部分銅器全形拓，但是數量都太少，不夠全面。

至於匯集銅器全形拓的專著，目前唯有《北京圖書館藏青銅器全形拓片集》。北京圖書館藏青銅器拓片共三千餘件，其中有相當一部分是青銅器全形拓片，本書共收錄青銅器全形拓七百一十三件，此書固然是銅器全形拓的開山之作，唯該書處理圖像以及拓片的技術，尚欠完備，印刷出版品質亦有待提昇。故將相關材料重新整理出版，實有必要。

伍、整理傅斯年圖書館藏銅器全形拓的目標

經過數年的摸索與努力，金文資料庫的工作人員逐漸將整理全形拓的工作目標訂定如下：

一、清查傅斯年圖書館藏銅器全形拓的種類與數量

過去傅斯年圖書館藏銅器銘文拓片的整理工作，由本所余壽雲先生擔任。余先生核對《殷周金文集成》出版前的各種著錄，定出銘文拓片的出處，加以記錄，間及銅器全形拓，貢獻良多。目前金文資料庫工作小組全力投入清查傅斯年圖書館藏銅器拓片，其中全形拓的種類與數量，至目前為止，已有一千兩百多件（詳見本文第三節），工作仍在進行中。

⑥ 鄒壽祺編次，周慶雲藏器，《夢坡室獲古叢編》，周室夢坡室所藏影印本，1927。

⑦ 陳寶琛藏，孫壯編，《澗秋館吉金圖》，北京：商務印書館，1930。

⑧ 容庚、張維持編，《殷周青銅器通論》，北京：文物出版社，1984，頁143-144。

⑨ 嚴一萍編，《金文總集》，臺北：藝文印書館，1983。

⑩ 巴納、張光裕先生編，《中日歐美澳紐所見所拓所募金文彙編》，臺北：藝文印書館，1978。

二、出版《傅斯年圖書館藏銅器全形拓片集》

雖然北京圖書館已出版《北京圖書館藏青銅器全形拓片集》，惟該書未盡完善，一如前述。此外經由拓片的核對，以及銅器全形拓片拓工鈐印圖章得知，就算同器、同銘，也可能出自不同來源；如果拓工的技術又有高下之分，則拓本的優劣，自然不宜同日而語。更何況傅斯年圖書館藏銅器全形拓的數量，未計漢以後的器物 and 兵器、車馬器部分，已較北京圖書館所藏，超出五百件之多，且多名家精拓，故《傅斯年圖書館藏銅器全形拓片集》的出版，有其現實意義。

三、建立銅器全形拓數位化資料庫

銅器全形拓數位化資料庫是「金文數位化資料庫」的一部份，「數位化殷周金文資料庫」結合本所及國內四所大學八位研究及教學同仁，以及二十幾位研究生之力，預計在五年內，將有銘青銅器的基本資料、拓本、釋文、器影照片、全形拓、參考文獻、古文字字形、考釋等資料數位化，提供讀者在電腦網路上查詢。全形拓部份將與國家圖書館合作，擬將傅斯年圖書館與國家圖書館兩大全形拓收藏，全部掃描建立電子檔，核對描述，以供查詢，減少直接使用翻閱原拓本的次數，以利保存。除了公佈這兩大收藏的全形拓之外，在建立搜尋機制的同時，也將制定拓片資料庫 meta data 的國際標準，以利將來同類型資料在網路上相互流通。

陸、本所文物館展出銅器全形拓簡介

本所文物館因為原有恆溫恆濕設備老舊，展覽方式過時，不利於文物之保存與展示，目前正閉館進行汰舊換新的工程，預計明（公元2000年）年中即可重新對外開放。屆時文物館亦將一改傳統的展示，代之以先進的展覽。本所傅斯年圖書館藏銅器全形拓精品甚夥，故特別列為新館展覽項目之一。展品挑選之原則，大致遵循以下數端：

- 一、器物傳拓精良者；
- 二、器形未見著錄者；
- 三、銘文未見著錄者；
- 四、有前賢學者之題記者；
- 五、可以瞭解傳拓技法過程者。

器物的形制，對於器物斷代與定名是很重要的根據。銘文的內容，除有以上的功用外，更是原始的第一手資料，是學術研究最堪珍貴的材料。至於前賢學者的題記，

往往對於器物的來歷、銘文內容的釋讀等，多所說明分析，對於相關課題的研究，皆極有助益。精良的全形拓與名家的書法相得益彰，是中國文化中很特殊的藝術品，可供鑑賞之用。

首批展品器目如下：嘉卣、頌壺、師酉簋、呂方鼎、毛公鼎、虞司寇壺、虢叔旅鐘、戠叔朕鼎、郟公鐘、董武鐘、者汭鐘、秦權、漢霸陵過氏甗、爰季良父壺蓋，共十四件。

柒、圖版說明^③

一、史語所檔案：傅斯年致劉體智謝函手稿

謝劉體智惠贈善齋藏器全形拓四百三十種及拓片一百餘紙函（《史語所檔案》編號370-7-6，1932年7月29日）。【圖版一】

二、傅斯年圖書館藏銅器全形拓舉隅說明

（一）、日癸壺

商代器；器現藏日本京都泉屋博古館；銘文參見《集成》09779；有「謚齋金石文」、「紂丁手拓」、「希丁手拓金石文字」、「公度藏三代器」印。照片出自《日本蒐儲支那古銅精華》圖版25。從照片與全形拓的比對，可以看出全形拓與照片各有不同的趣味，從全形拓的造形與權衡的精確掌握，顯示周康元在全形拓上的功力。【圖版二】

（二）、頌壺

西周晚期器；器現藏臺北故宮博物院；銘文參見《集成》09731；有「高陽李宗侗玄伯珍賞」、「寶蘊樓藏器」印。照片出自故宮博物院出版《商周青銅酒器》圖版53。照片與全形拓並出，讀者留意器身浮雕部分、蓋內的夔龍紋以及器耳，可以見到拓工製作時的巧思。【圖版三】

③ 為配合版面，器形與銘文的比例略有調整。

(三)、智君子鑑

春秋晚期器；原器現藏美國弗利爾美術館；銘文參見《集成》10288；有「邵陽馬子雲手拓金石」印。局部照片顯示全形拓製作過程中遺留下來的鉛筆紋線（見圖版五箭頭所示）。【圖版四、五】

(四)、董武鐘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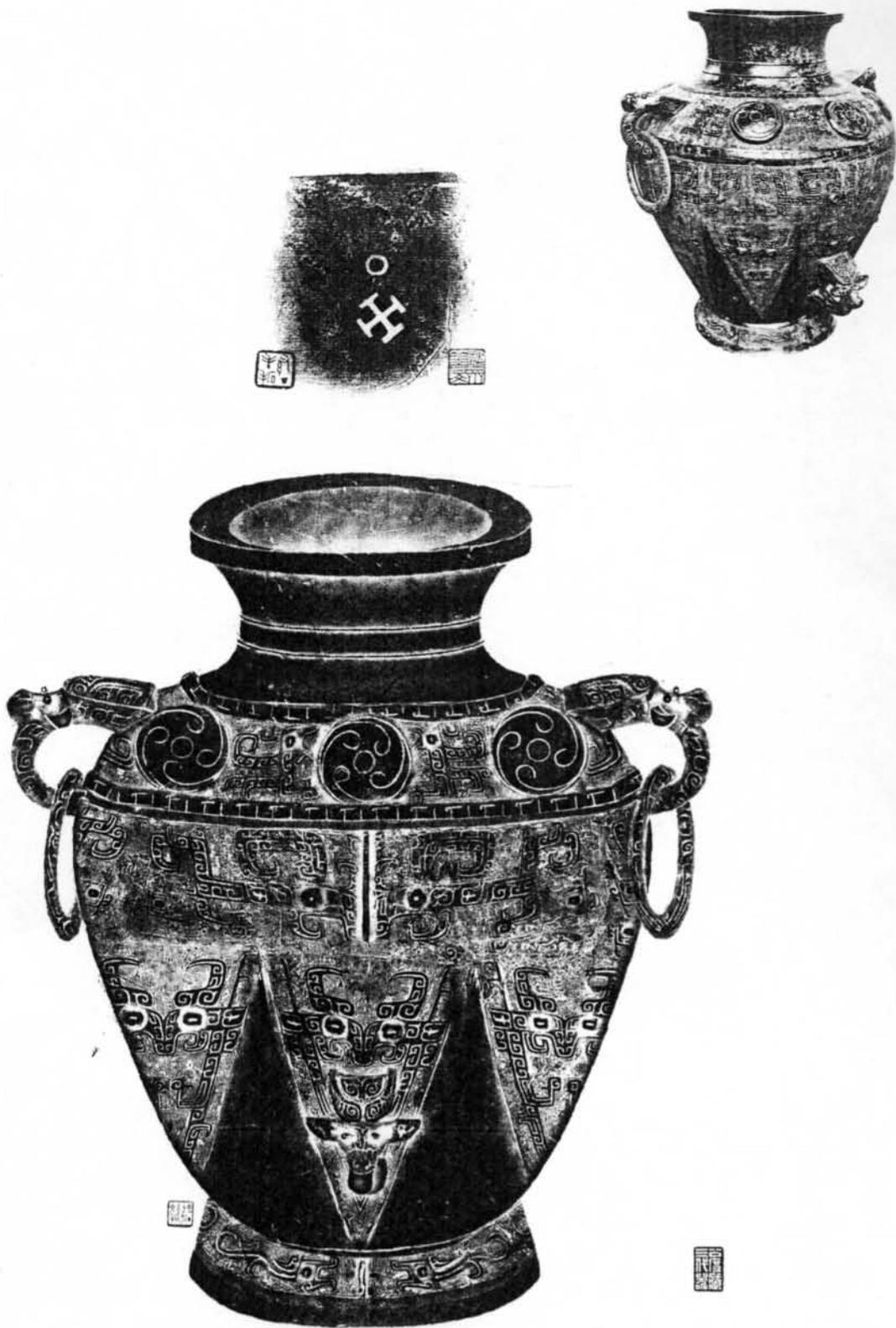
戰國時器；器未見，銘文參見《集成》00034；有「石卿所拓金石印」，有羅振玉、吳大澂、方濬益、楊石卿、陳人瀛、汪鋆、蔣犀林題記。器物流傳不詳，根據題記，拓片當時已見於阮元的《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》，各家題記說明全形拓片由楊石卿手拓並收藏，文人雅士曾齊聚觀賞並題記。【圖版六】

中央研究院應用

贈予先生通鑑卷之六
 史記卷之六
 皇古齋藏全形拓片
 又拓片一石贈予
 史記卷之六
 嘉惠感荷
 既更承
 謝
 史所
 研
 文
 所

中華民國卅二年七月廿九日

圖一 傅斯年致劉禮智謝函（史語所檔案）



圖二 日矣壺全形拓（右上角是實物相片）



圖三 頤壺全形拓（右上角是實物相片）



169

圖四 智君子鑑全形拓與銘文



圖五 智君子鑑全形拓局部放大圖

